

種百一事故

火燒連營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47.61
119.3
138



3 0528 0889 0

火燒連營

話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，曹操患病身死，其子曹丕不久篡漢自立。消息傳到成都，百官皆勸劉玄德為帝，以存漢統。玄德再三推辭，不得已遂於四月即帝位。（歷史上稱為先主）



劉備

火燒連營

改元章武元年。立妃吳氏為皇后，長子劉禪為太子。封諸葛亮為丞相，許靖為司徒。大小官僚，一一陞賞。大赦



808369

天下。

次日設朝，文武官僚拜畢，列爲兩班。先主降詔曰：「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，誓同生死；不幸二弟雲長，被東吳孫權所害。不報讎，是負盟也。朕欲起傾國之兵，攻伐東吳，生擒逆賊，以雪此恨！」

趙雲諫曰：「國賊乃曹操，非孫權也。今曹丕篡漢，神人共怒。

陛下可早圖關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討凶逆，則關東義士，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；若舍魏以伐吳，兵勢一交，豈能驟解？願陛下察之。」先主曰：「孫權害了朕弟，又兼傅士仁、糜芳、潘璋、馬忠」



皆有切齒之讎，卿何阻耶？遂不聽趙雲之諫，下令起兵伐吳；且發使往五谿，借番兵五萬，共相策應；一面差使往閬中，遷張飛爲車騎將軍，領司隸校尉，西鄉侯，兼閬中牧，使命齎詔而去。

卻說張飛在閬中，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，旦夕號泣，血溼衣襟。諸將以酒勸解，酒醉怒氣愈加。帳上帳下，但有犯者，卽鞭撻之，多有鞭死者。每日望南切齒，睜目怒恨，放聲痛哭不已。忽報使至，慌忙接入，開讀詔旨。飛受爵望北拜畢，設酒款待來使。

飛曰：『吾兄被害，讎深似海；朝廷之臣，何不早奏興兵？』使者曰：『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。』飛嘆曰：『是何言也！昔我三人桃園結義，誓同生死；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，吾安得獨享富貴耶？吾當面見天子，願爲前部先鋒，挂孝伐吳，生擒逆賊，祭告二

兄，以踐前盟！』言訖，就同使者望成都而來。

卻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，忽報張飛到來，先主急

召入。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，抱先主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飛曰：『陛下今日爲君，早忘了桃園之誓！二兄之讎，如何不報？』先主曰：『多官諫阻，未敢輕舉。』飛曰：『他人豈知昔日之盟？若陛下不去，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讎！若不能報時，臣寧死不見陛下也！』先主曰：『朕與卿同往。卿



提本部兵，自闔州而出；朕統精兵會於江州，共伐東吳，以雪此恨。
『飛臨行，先主曰：『朕素知卿酒後暴怒，鞭打健兒，而復令在左右，此取禍之道也。今後務宜寬容，不可如前。』飛拜辭而去。

次日，先主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；驃騎將軍馬超，并弟馬岱，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，以當魏兵；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，兼督糧草；黃權、程畿爲參謀；馬良、陳震掌理文書；黃忠爲前部先鋒；馮習、張南爲副將；傅彤、張翼爲中軍護尉；趙融、廖淳爲合後。川將數百員，并五谿番將等，共兵七十五萬。擇定章武元年，七月丙寅日出師。

卻說張飛回到闔中，下令軍中，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，三軍挂孝伐吳。次日，帳下兩員末將，范疆、張達入帳告曰：『白旗白

甲，一時無措，須寬限方可。」飛大怒曰：「吾急欲報讎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。汝安敢違我將令！叱武士縛於樹上，各鞭背五十。鞭畢，以手指之曰：『來日俱要完備！若違了限，即殺汝二人示衆！』打得二人滿口出血，回到營中商議。

范疆曰：「今日受了刑責，著我等如何辦得？其人性暴如火，偷來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殺矣！」張達曰：「比如他殺我，不如我殺他。」疆曰：「怎奈不得近前。」達曰：「我兩個若不當死，則他醉於牀上；若是當死，則他不醉。」二人商議停當。

卻說張飛在帳中，神思昏亂，動止恍惚。乃問部將曰：「吾今心驚肉顫，坐臥不安，此何意也？」部將答曰：「此是君侯思念關公，以致如此。」

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，不覺大醉，臥於帳中。范、張兩賊，探知消息，初更時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帳中，詐言欲稟機密重事，直至牀前。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。當夜寢於帳中，二賊見他鬚豎目張，本不敢動手；因聞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飛腹。飛大叫一聲而亡。時年五十五歲。

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，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。次日，軍中聞知，起兵追之不及。時有張飛部將吳班，向自荊州來見先主，先主用爲牙門將，使佐張飛守圍中，當下吳班先發表章，奏知天子，然後令長子張苞且棺槨盛貯，令弟張紹守圍中。苞自來報先主。時先主已擇期出師，大小官員，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。卻說先主是夜寢臥不安，因此按兵不動。忽侍臣奏曰：「圍

中張車騎部將吳班，差人齎表至。及覽表，得知張飛凶信，不覺放聲大哭，昏絕於地。衆官救醒。

次日，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。先主出營觀之，良久，見一員小將，白袍銀鎧，滾鞍下馬，伏地而哭。乃張苞也。苞曰：「范疆張達殺了臣父，將首級投東吳去了！」先主哀痛之極，飲食不進。羣臣苦諫，先主方纔進膳。遂謂張苞曰：「卿與吳班，敢引本部軍作先鋒，爲卿父報讎否？」苞曰：「爲國爲父，萬死不辭！」

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之。須臾，侍臣引一小將軍，白袍銀鎧，入營伏地而哭。先主視之，乃關興也。先主見了關興，想起關公，又放聲大哭。衆官苦勸。先主曰：「朕想布衣時，與關張結義，誓同生死，朕今爲天子，正欲與兩弟

共享富貴，不幸俱死於非命，見此二姪，能不悲傷！

過了數日，吳班兵到，先主下詔使吳班爲先鋒，令張苞關興護駕。水陸並進，船騎雙行。浩浩蕩蕩，殺奔吳國來。

早有細作報說：「蜀主引本國大兵，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，又有洞溪漢將杜路、劉寧二枝兵，水陸並進，聲勢震天。水路軍已出巫口，旱路軍已到秭歸。」孫權乃問文武曰：「蜀兵勢大，如之奈何？」衆皆默然。權歎曰：「周郎之後有魯肅，魯肅之後有呂蒙，今呂蒙已死，無人與孤分憂也！」

言未畢，忽班部中一少年將，奮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「臣雖年幼，頗習兵書。願乞數萬之兵，以破蜀兵。」權視之，乃孫桓也。桓字叔武，其父名河，本姓龔氏，孫策愛之，賜姓孫，因此亦係吳王宗族。

河生四子。桓居其長，弓馬熟嫻，常從吳王征討，累立奇功，官授武衛都尉。時年二十五歲。

權曰：「汝有何策勝之？」桓曰：「臣有大將二員，一名李異，一名謝旌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乞數萬之衆，往擒劉備。」權曰：「姪雖英勇，爭奈年幼，必得一人相助，方可。」虎威將軍朱然出曰：「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。」權許之，遂點水陸軍五萬，封孫桓爲左都督，朱然爲右都督，卽日起兵。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，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，屯於宜都界口，前後分作三營，以拒蜀兵。

卻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，自出川以來，所到之處，望風而降；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，探知孫桓在彼下寨，飛奏先主。時先主已

到秭歸，聞奏怒曰：「量此小兒，安敢與朕抗耶！」關興奏曰：「既孫權令此子爲將，不勞陛下遣大將，臣願往擒之。」先主曰：「朕正欲觀汝壯氣。」卽命關興前往。興拜辭欲行，張苞出口曰：「既關興前去討戰，臣願同行。」先主曰：「二姪同行甚妙，但須謹慎，不可造次。」

二人拜辭先主，會合先鋒，一同進兵，列成陣勢。孫桓聽知蜀兵大至，合寨多起。兩陣對圓，桓領李異、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，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，皆銀盔銀鎧，白馬白旗，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，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。苞大罵曰：「孫桓賊子！死在臨時，尙敢抗拒大兵乎？」桓亦罵曰：「汝父作無頭之鬼，今汝又來討死，好生不智！」

張苞大怒，挺槍直取孫桓。桓背後謝旌，驟馬來迎。兩將戰有三十餘合，旌敗走，苞乘勝趕來。李異見謝旌敗了，慌忙拍馬輪蘸



金斧接戰。張苞與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吳軍中裨將譚雄，見張苞英勇，李異不能勝，卻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。那馬負痛奔回本陣，未到門旗邊，撲地便倒，將張苞掀在地上。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，望張苞腦袋便砍。忽一道紅光閃處，李異頭早落地。原來關興見張苞馬

回，正待接應，忽見張苞馬倒，李異趕來；興大喝一聲，劈李異於馬下，救了張苞，乘勢掩殺。孫桓大敗，各自鳴金收軍。

次日，孫桓又引軍來。張苞關興齊出。關興立馬於陣前，單搦孫桓交鋒。桓大怒，拍馬揮刀，與關興戰三十餘合，氣力不加，大敗回陣。二小將追殺入營，吳班引著張南馮習驅兵掩殺。張苞奮勇當先，殺入吳軍，正遇謝旌，被苞一矛刺死。吳軍四散奔走。蜀將得勝收軍，只不見了關興。張苞大驚，當卽綽槍上馬去尋，尋不數里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，右手活挾一將。苞問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興笑答曰：「吾在亂軍中，正遇饑人，故生擒來。」苞視之，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。苞大喜，同回本營，斬首瀝血，祭了死馬，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。

孫桓折了李異、謝旌、譚雄等許多將士，力窮勢孤，不能抵敵。卽差人回吳求救。蜀將張南、馮習謂吳班曰：「目今吳兵勢敗，正好乘虛劫寨。」班曰：「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，朱然水軍現今結營江上，未曾損折。今日若去劫寨，偷水軍上岸，斷我歸路，如之奈何？」南曰：「此事至易，可教關、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；如朱然來救，左右兩軍齊出夾攻，必然取勝。」班曰：「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，卻將劫寨事告知朱然；然見火起，必來救應，卻令伏兵擊之，則大事濟矣。」馮習等大喜，遂依計而行。

卻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，正欲來救，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。然問之，小卒曰：「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，因賞罰不明，特來投降，就報機密。」然曰：「所報何事？」小卒曰：「今晚

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，約定舉火爲號。」

朱然聽畢，即使人報知孫桓。報事人行至半途，被關興殺了。朱然一面商議，欲引兵去救應孫桓。部將崔禹曰：「小卒之言，未可深信。倘有疎虞，水陸二軍，盡皆休矣。將軍只宜穩守水寨，某願替將軍一行。」

然從之，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。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，直殺入孫桓寨中，四面火起，吳兵大亂，尋路奔走。

且說崔禹正行之間，忽見火起，急催兵前進。剛纔轉過山來，忽山谷中鼓聲大震，左邊關興，右邊張苞，兩路夾攻。崔禹大驚，方欲奔走，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，被苞生擒而回。朱然聽知危急，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。

孫桓敗軍逃走，問部將曰：『前去何處城堅糧廣？』部將曰：『此去正北彝陵城，可以屯兵。』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。方進得城，吳班等追至，將城四面圍定。關興、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，先主大喜，傳旨將崔禹斬卻，大賞三軍。自此威風震動，江南諸將無不膽寒。

卻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，吳王大驚，即召文武商議曰：『今孫桓受困於彝陵，朱然大敗於江中，蜀兵勢大，當復如何？』張昭奏曰：『今諸將雖多物故，然尚有十餘人，何慮於劉備？可命韓當爲正將，周泰爲副將，潘璋爲先鋒，凌統爲合後，甘寧爲救應，起兵十萬拒之。』權依所奏，即命諸將速行。此時甘寧已患痢疾，帶病從征。

卻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，直接彝陵界分，七十餘里，連結四十餘寨，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，歎曰：「昔日從朕諸將，皆老邁無用矣；復有二姪如此英雄，朕何慮孫權乎！」

正言間，忽報韓當周泰領兵到來。先主方欲遣將迎敵，近臣奏曰：「老將黃忠，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。」先主笑曰：「黃忠非反叛之人也；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，彼必不服老，故奮力去相持矣。」即召關興張苞曰：「黃忠此去，必然有失。賢姪休辭勞苦，可去相助。略有微功，便可令回，勿使有失。」二小將拜辭先主，引本部軍來助黃忠。

卻說黃忠隨先主伐吳，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，即提刀上馬，引親隨五六人，逕到彝陵營中。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，問曰：「老

將軍此來，有何事故？忠曰：『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，多負勤勞。今雖七旬有餘，尙食肉十斤，臂開二石之弓，能乘千里之馬，未足爲老。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，故來此與東吳交鋒，看吾斬將，老也不老！』

正言間，忽報吳兵前部已到，哨馬臨營。忠奮然而起，出帳上馬。馮習等勸曰：『老將軍且休輕進。』忠不聽，縱馬而去。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。忠在吳軍陣前，勒馬橫刀，單搦先鋒潘璋交戰。璋引部將史蹟出馬。蹟欺忠年老，挺槍出戰，鬪不三合，被忠一刀斬於馬下。潘璋大怒，揮關公使的青龍刀，來戰黃忠。交馬數合，不分勝負。忠奮力惡戰，璋料敵不過，撥馬便走。忠乘勢追殺，全勝而回。路逢關興張苞。興曰：『我等奉旨來助老將軍，既已立了功，速請』

回營。』忠不聽。

次日，潘璋又來搦戰。黃忠奮然上馬，興苞二人要助戰，忠不從；吳班要助戰，忠亦不從；只自引五千軍出迎，戰不數合，璋拖刀便走。忠縱馬追之，厲聲大叫曰：『賊將休走！吾今爲關公報讎！』追至三十餘里，四面喊聲大震，伏兵齊出。右邊周泰，左邊韓當，前有潘璋，後有凌統，把黃忠困在垓心。忽然狂風大起，忠急退時，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，一箭射中黃忠肩窩，險些兒落馬。

吳兵見忠中箭，一齊來攻。忽後面喊聲大起，兩路軍殺來，吳兵潰散，救出黃忠，乃關興張苞也。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。忠年老血衰，箭瘡痛裂，病甚沉重。先主御駕自來看視，撫其背曰：『令老將軍中傷，朕之過也！』忠曰：『臣乃一武夫耳，幸遇陛

下。臣今年七十有五，壽亦足矣。望陛下善保身體，以圖中原！言訖，不省人事。是夜殞於御營。

先主見黃忠氣絕，哀傷不已，敕具棺槨，葬於成都。先主歎曰：「五虎大將，已亡三人，朕尙不能復讎，深可痛哉！」乃引御林軍直至猓亭，大會諸將，分軍八路，水陸俱進。水路令黃權領兵，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。時章武二年三月中旬也。

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，引兵出迎。兩陣對圓，韓當周泰出馬，只見蜀營門旗開處，先主自出，黃羅銷金傘蓋，左右白旌黃鉞，金銀旌節，前後圍繞。當大叫曰：「陛下今爲蜀主，何自輕出？倘有疎虞，悔之何及！」先主遙指罵曰：「汝等傷朕手足，誓不共立於天地之間！」當回顧衆將曰：「誰敢衝突蜀兵！」

部將夏恂，挺槍出馬。先主背後張苞，挺丈八矛，縱馬而出，大喝一聲，直取夏恂。恂見苞聲如巨雷，心中驚懼，恰待要走，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，揮刀縱馬而來。關興見了，躍馬提刀來迎。張苞大喝一聲，一矛刺中夏恂，倒撞下馬。周平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關興一刀斬了。二小將便取韓當、周泰。韓周二人，慌忙入陣。先主視之，歎曰：『虎父無犬子也！』用御鞭一指，蜀兵一齊掩殺過去，吳兵大敗。那八路兵，勢如泉湧，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是時甘寧正在船中養病，聽知蜀兵大至，火急上馬，正遇一彪蠻兵，人皆披髮跣足，皆使弓弩長槍，搥牌刀斧，爲首乃是番王沙摩柯，生得面如噴血，碧眼突出，使一個鐵蒺藜骨朵，腰帶兩張弓，威風抖擻。甘寧見其勢大，不敢交鋒，撥馬而走，被沙摩柯一箭

射中顏，寧帶箭而走，到了富池口，坐於大樹之下而死。

卻說先主乘勢追殺，遂得猇亭。吳兵四散逃走。先主收兵，只見關興。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。原來關興殺入吳陣，正遇人潘璋，驟馬追之。璋大驚，奔入山谷內，不知所往。興尋思只在山裏，往來尋覓不見。看看天晚，迷蹤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，追至山僻之間，時已二更。到一莊上，下馬叩門。一老者出問何人。興曰：「吾是戰將，迷路到此。求一飯充飢。」

老人引入，興見堂內點著明燭，中堂繪畫關公神像。興大哭而拜。老人問曰：「將軍何故哭拜？」興曰：「此吾父也。」老人聞言，即便下拜。興曰：「何故供著吾父？」老人答曰：「此間皆是尊神地方。在生之日，家家奉侍，何況今日爲神乎？老夫只望蜀兵早

早報讎。今將軍到此，百姓有福矣。」遂置酒食待之，卸鞍喂馬。

三更已後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。老人出而問之，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。恰入草堂，關興見了，按劍大喝曰：「反賊休走！」璋神魂驚散，欲待轉身，早被關興手起劍落，斬於地上，取心瀝血，就關公神像前祭祀。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，卻將潘璋首級，擗於

馬項之下，辭了老人，就騎了潘璋的馬，望本營而來。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。

關興行無數里，忽聽得人言馬嘶，一彪軍到來，爲首一將，乃潘璋部將馬忠也。忠見興殺了主將



火燒連營

潘璋將首級擗於馬項之下；青龍刀又被興得了；勃然大怒，縱馬來取關興。興見馬忠是害父讎人，氣沖牛斗，舉青龍刀望忠便砍。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，一聲喊起，將關興圍在垓心。興力孤勢危，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，乃是張苞。馬忠見救兵到來，慌忙引軍自退。關興張苞一處趕來，趕不數里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。兩軍相合，混戰一場。苞興二人兵少，慌忙撤退，回至猇亭，來見先主，獻上首級，具言此事。先主驚異，賞犒三軍。

卻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，收聚敗軍，各分頭守把。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。馬忠引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筈。當夜三更，軍士皆哭聲不止。糜芳暗聽之，有一夥軍言曰：「我等皆是荊州之兵，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，今劉皇叔御駕親征，東吳早晚休矣。所

恨者，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殺此二賊，去蜀營投降？功勞不小。』又一夥軍言曰：『不要性急，等個空兒，便就下手。』

糜芳聽畢，大驚，遂與傅士仁商議曰：『軍心變動，我二人性命難保。今蜀主所恨者，馬忠耳；何不殺了他，將首級去獻蜀主？告稱「我等不得已而降吳，今知御駕前來，特地詣營請罪。」』仁曰：『不可去必有禍。』芳曰：『蜀主寬仁厚德，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，彼但念我國戚之情，必不肯加害。』

二人計較已定，先備了馬。三更時分，入帳刺殺馬忠，將首級割了，二人帶數十騎，逕投猇亭而來。伏路軍人，先引見張南、馮習，具說其事。次日，到御級中來見先主，獻上馬忠首級，哭告於前曰：『臣等實無反心，被呂蒙詭計，稱言關公已亡，賺開城門，臣等不

得已而降。今聞聖駕前來，特殺此賊，以雪陛下之恨。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。」先主大怒曰：「朕自離成都許多時，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？今見勢危，故來巧言，欲全性命。朕若饒你，至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見關公乎？」

言訖，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。先主親捧馬忠首級，詣前祭祀。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，跪於靈前，親自用刀副之，以祭關公。

此時先主威聲大震，江南之人，盡皆膽裂，日夜號哭。韓當周泰大驚，急奏吳王，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，去歸蜀帝，亦被蜀帝殺了。孫權心怯，遂聚文武商議。步騭奏曰：「蜀主所恨者，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。今此數人皆亡，獨有范疆張達二人，

現在東吳。何不擒此二人，並張飛首級，遣使送還？交與荊州，送還夫人，上表求和，再念前情，共圖滅魏，則蜀兵自退矣。」權從其言，遂具沈香木匣，盛貯飛首，綁縛范疆張達，囚於檻車之內，令程秉爲使，齎國書，望魏亭而來。

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。忽近臣奏曰：「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，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。」先主兩手加額曰：「此天之所賜，亦由三弟之靈也！」卽令張苞設飛靈位。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，放聲大哭。張苞自仗利刀，將范疆張達剮殺，祭父之靈。

祭畢，先主怒氣不息，定要滅吳。馬良奏曰：「讎人盡戮，其恨可雪矣。吳大夫程秉到此，欲還荊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結盟好，共圖滅

魏伏候聖旨。先主怒曰：「朕切齒讎人，乃孫權也。今若與之連和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。今先滅吳，次滅魏。」便欲斬來使。以絕吳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頭鼠竄，回奏吳王曰：「蜀不從講和，誓欲先滅東吳，然後伐魏。衆臣苦諫不聽，如之奈何？」

權大驚，舉止失措。關澤出班奏曰：「茲有擎天之柱，如何不用耶？」權急問何人。澤曰：「現有陸伯言在荊州，此人名雖儒生，實有雄才大略。以臣論之，不在周郎之下，前破關公，其謀皆出於伯言。主上若能用之，破蜀必矣。如或有失，臣願與同罪。」

張昭曰：「陸遜乃一書生耳，非劉備敵手，恐不可用。」顧雍亦曰：「陸遜年幼望輕，恐諸公不服；若不服則生禍亂，必誤大事。」步騭亦曰：「遜才堪治郡耳，若託以大事，非其宜也。」關澤大

呼曰：「若不用陸伯言，則東吳休矣！臣願以全家保之！」權曰：「孤意已決，卿等勿言。」

於是命召陸遜。遜本名陸議，後改名遜，字伯言，乃吳郡吳人也。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，九江都尉陸駿之子。身長八尺，面如美玉。官領鎮西將軍。當下奉召而至，參拜畢。權曰：「今蜀兵臨境，孤特命卿總督軍馬，以破劉備。」遜曰：「江東文武，皆王故舊之臣；臣年幼無才，安能制之？」權曰：「闕澤以全家保卿，孤亦素知卿才。今拜卿爲大都督，卿勿推辭。」遜曰：「倘文武不服，如何？」

權取所佩劍與之曰：「如有不聽號令者，先斬後奏。」

遜領命，令徐盛丁奉爲護衛，即日出師，一面調諸路軍馬，水陸並進。文書到猇亭，韓當周泰大驚曰：「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

兵耶？」比及遜至，衆皆不服。遜升帳議事，衆人勉強參賀。遜曰：「主上命吾爲大將，督軍破蜀。軍有常法，公等各宜遵守。違者王法無親，勿致後悔。」

衆皆默然。周泰曰：「目今安東將軍孫桓，乃主上之姪，見困於彝陵城中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請都督早施良策，救出孫桓，以安主上之心。」遜曰：「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，必能堅守，不必救之。待吾破蜀後，彼自出矣。」衆皆暗笑而退。

次日，陸遜傳下號令，教諸將各處關防，牢守隘口，不許輕敵。卻說先主自猓亭布列軍馬，直至川口，接連七百里，前後四十營寨，晝則旌旗蔽日，夜則火光耀天。忽細作報說：「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，總制軍馬。遜令諸將守險要不出。」先主問曰：「陸

遜何如人也？」馬良奏曰：「遜雖東吳一書生，然年幼多才，深有謀略；前襲荊州，皆係此人之詭計。」先主大怒曰：「賊子詭謀，損朕二弟，今當擒之！」便傳令進兵。馬良諫曰：「陸遜之才，不亞周郎，未可輕敵。」先主曰：「朕用兵老矣，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？」遂親領前軍，攻打諸處關津隘口。

韓當見先主兵來，差人報知陸遜。遜恐韓當妄動，急飛馬來觀看，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，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，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。韓當接著陸遜，並馬而觀。當指曰：「軍中必有劉備，吾欲擊之。」遜曰：「劉備舉兵東下，連勝十餘陣，銳氣正盛。今只乘高守險，不可輕出，出則不利，但宜獎勵將士，廣布守禦之策，以觀其變。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，正自得志，我堅守不出，彼

求戰不得，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。吾當以奇計勝之。」

韓當口雖應諾，心中只是不服。先主使前隊搦戰，辱罵百端。遂令寨耳休聽，不許出迎，親自遍歷諸關隘口，撫慰將士，皆令堅守。先主見吳軍不出，心中焦躁。馬良曰：「陸遜深有謀略，今陛下遠來攻戰，自春歷夏，彼之不出，欲待我軍之變也。願陛下察之。」先主曰：「彼有何謀？但怯敵耳。前者屢敗，今安敢再出？」先鋒馮習奏曰：「即今天氣炎熱，軍屯於暑日之中，取水深爲不便。」

先主遂命各營，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，近溪傍澗，待過夏到秋，併力進兵。馮習遂奉旨，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。馬良奏曰：「吾軍若動，倘吳兵驟至，如之奈何？」先主曰：「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，近吳寨平地屯住；朕親選八千精兵，伏於山谷之中。若

陸遜知朕移營，必乘勢來擊，卻令吳班詐敗；遜若追來，朕引兵突出，斷其歸路，小子可擒矣。」

文武皆賀曰：「陛下神機妙算，諸臣不及也！」馬良曰：「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，恐魏兵入寇。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，畫成圖本，問於丞相？」先主曰：「朕亦頗知兵法，何必又問丞相？」良曰：「古云：『兼聽則明，偏聽則蔽。』望陛下察之。」先主曰：「卿可自去各營，畫成四至八道圖本，親到東川去問丞相。如有不便，可急來報知。」

馬良領命而去。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。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，二人聽得此事，大喜，來見陸遜曰：「目今蜀兵四十餘營，皆移於山林密處，依溪傍澗，就水歇涼，都督可乘虛擊

之。」

遜大喜，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。只見平地一屯，不滿萬餘人，大半皆是老弱之衆，大書「先鋒吳班」旗號。周泰曰：「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。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。如其不勝，甘當軍令。」陸遜看了良久，以鞭指曰：「前面山谷中，隱隱有殺氣起，其下必有伏兵，故於平地設此弱兵，以誘我耳。諸公切不可出。」

衆將聽了，皆以爲懦。次日，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，耀武揚威，辱罵不絕，多有解衣卸甲，赤身裸體，或睡或坐。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：「蜀兵欺我太甚，某等願出擊之！」遜笑曰：「公等但恃血氣之勇，未知孫吳兵法。此彼誘敵之計也。三日後必見其詐矣。」徐盛曰：「三日後，彼移營已定，安能擊之乎？」遜曰：「吾正欲

令彼移營也。』諸將哂笑而退。過三日後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，見吳班兵已退去。遜指曰：『殺氣逸矣。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。』

言未畢，只見蜀兵皆全裝貫束，擁先主而過。吳兵見了，盡皆恐懼。遜曰：『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，正爲此也。今伏兵已出，旬日之內，必破蜀矣。』諸將皆曰：『破蜀當在初時，今連營五六百里，相守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，皆已固守，安能破乎？』遜曰：『諸公不知兵法。備乃世之梟雄，更多智謀，其兵始集，法度精專，今守之久矣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阻，取之正在今日。』諸將歎服。

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，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，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。權覽畢，大喜曰：『江東又有此異人，孤何憂哉？』諸將士上書言其懦，孤獨不信。今觀其言，果非懦也。』於是大起吳兵來

接應。

卻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，順流而下，沿江屯筍水寨，深入吳境。黃權諫曰：『水軍沿江而下，進則易，退則難。臣願爲前驅。陛下宜在後陣，庶萬無一失。』先主曰：『吳人恐懼已極，朕長驅大進，有何疑乎？』衆官苦諫，先主不從，遂分兵兩路，命黃權督江北之兵，以防魏寇。先主自督江南諸軍，夾江分立營寨，以圖進取。

且說馬良至川，入見孔明，呈上圖本而言曰：『今移營夾江，橫占七百里，下四十餘屯，皆依溪傍澗，林木茂盛之處。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。』孔明看訖，拍案叫苦曰：『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？可斬此人！』馬良曰：『皆主上自爲，非他人之謀。』孔明歎曰：『漢朝氣數盡矣！』

良問其故。孔明曰：「包原隱險阻而結營，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？禍不遠矣！」陸遜拒守不出，正爲此也。汝當速去見天子，改屯諸營，不可如此。」良曰：「倘今吳兵已勝，如之奈何？」孔明曰：「陸遜不敢來追，成都可保無虞。」良曰：「遜何故不追？」孔明曰：「恐魏兵襲其後也。主上若有失，當投白帝城避之。吾入川時，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。」良大驚曰：「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，未嘗見一卒，丞相何作此詐語？」孔明曰：「後來必見，不勞多問。」馬良求了表章，火速投御營來。孔明自回成都，調撥軍馬救應。

卻說陸遜見蜀兵懈怠，不復隄防，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：「吾自受命以來，未嘗出戰。今觀蜀兵，可知動靜。故欲先取江南

岸一營。誰敢去取？」

言未畢，韓當、周泰、凌統等，應聲而出，曰：「某等願往。」遜教皆退不用，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，曰：「吾與汝五千軍，去取江南第四營。」蜀將傅彤所守。——今晚就要成功。吾自提兵接應。『淳于丹引兵去了，又喚徐盛、丁奉，曰：「汝等各領兵三千，屯於寨外五里。如淳于丹敗回，有兵趕來，當出救之，卻不可追去。」』二將自引軍去了。

卻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，領兵前進。到蜀寨時，已三更時候。丹令衆軍鼓譟而入。蜀營內傅彤引兵殺出，挺槍直取淳于丹。丹敵不住，撥馬便回。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攔住去路，爲首大將趙融，丹奪路而走，折兵大半。

正走之間，山後一彪蠻兵攔住，爲首番將沙摩柯。丹死戰得脫。背後三路軍趕來，比及離營五里，吳軍徐盛、丁奉二人兩下殺來，蜀兵退去，救了淳于丹回營。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。遜曰：「非汝之過也。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。破蜀之計，吾已定矣。」徐盛、丁奉曰：「蜀兵勢大，難以破之，空自損兵折將耳。」遜笑曰：「吾這條計，但瞞不過諸葛亮耳。天幸此人不在，使我成大功也。」

遂集大小將士聽令，使朱然於水路進兵，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，用船裝載茅草，依計而行。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，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。每人手執茅草一把，內藏硫磺焰硝，各帶火種，各執槍刀，一齊而上。但到蜀營，順風舉火，蜀兵四十屯，只燒二十屯，每隔一屯燒一屯。各軍預帶乾糧，不許暫退。晝夜追襲，只擒了劉備。

方止。衆將聽了軍令，各受計而去。

卻說先主正在御營，尋思破吳之計，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。先主曰：「此是疑兵。」令衆休動，命關興、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。黃昏時分，關興回奏曰：「江北營中火起。」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，張苞往江南，探看虛實。『偷吳兵到時，可急回報。』

二將領命去了。初更時分，東南風驟起。只見御營左屯火發。方欲救時，御營右屯又火起，風緊火急，樹木皆着。喊聲大震。兩屯軍馬齊出，奔至御營中。御營軍自相踐踏，死者不知其數。後面吳兵殺到，又不知多少軍馬。先主急上馬，奔馮習營時，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。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。

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，正逢吳將徐盛軍到，敵住廝殺。先主見了，撥馬投西便走。徐盛捨了馮習，引兵追來。先主正慌，前面又一軍攔住，乃是吳將丁奉。兩下夾攻，先主大驚。四面無路，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入重圍，乃是張苞，救了先主，引御林軍奔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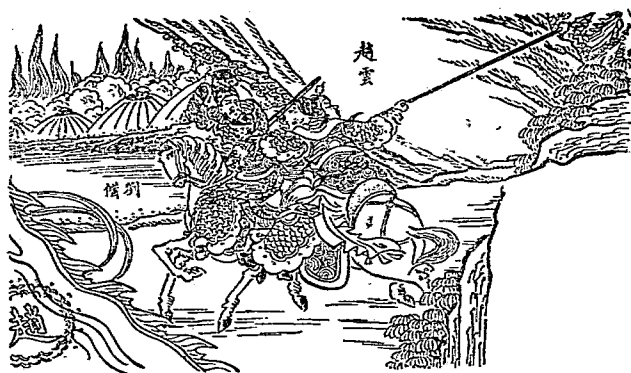
正行之間，前面一軍又到，乃蜀將傅彤也，合兵一處而行。背後吳兵追至。先主前到一山，名馬鞍山。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，山下喊聲又起；陸遜大隊人馬，將馬鞍山圍住。張苞傅彤死據山口。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，死屍重疊，塞江而下。

次日，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，軍士亂竄。先主驚慌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上山來，視之乃關興也。興伏地請曰：「四下火

光逼近，不可久停。陛下速奔白帝城，再收軍馬可也。」先主曰：「誰敢斷後？」傅彤奏曰：「臣願以死當之！」當日黃昏，關興在前，張苞在中，留傅彤斷後，保着先主，殺下山來。吳兵見先主奔走，皆要爭功，各引大軍，遮天蓋地，往西追趕。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，塞道而焚，以斷後軍。

正奔走間，喊聲大震，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，截住去路。先主叫曰：「朕死於此矣！」關興張苞縱馬衝突，被亂箭射回，各帶重傷，不能殺出。背後喊聲又起，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。

先主正慌急之間，——此時天色已微明。——只見前面喊聲震天，朱然軍紛紛落澗，滾滾投巖，一彪軍殺入，前來救駕。先主



大喜，視之，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時趙雲在川中江州，聞吳蜀交兵，遂引軍出，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，雲心驚，遠遠探視，不想先主被困，雲奮勇衝殺而來。陸遜聞是趙雲，急令軍退。

雲正殺之間，忽遇朱然，便與交鋒，不一合，一槍刺朱然於馬下，殺散吳兵，救出先主，望白帝城而走。先主曰：「朕雖得脫，諸將士將奈何？」雲曰：「敵軍在後，不可久延。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，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。」此時先主僅

存百餘人入白帝城。

卻說傅彤斷後，被吳軍八面圍住。丁奉大叫曰：「川兵死者無數，降者極多。汝主劉備已被擒獲。今汝力窮勢孤，何不早降？」傅彤叱曰：「吾乃漢將，安肯降吳狗乎？」挺槍縱馬，率蜀軍奮力死戰，不下百餘合；往來衝突，不能得脫。彤長歎曰：「吾今休矣！」言訖，口中吐血，死於吳軍之中。

蜀祭酒程畿，匹馬奔至江邊，招呼水軍赴敵。吳兵隨後追來，水軍四散奔逃。畿部將叫曰：「吳兵至矣！程祭酒快走罷！」畿怒曰：「吾自從主上出軍，未嘗赴敵而逃！」言未畢，吳兵驟至，四下無路，畿拔劍自刎而死。

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，忽馮習到，言蜀兵敗，遂引軍來救。

先主孫桓方纔得脫，張馮二將，正行之間，前面吳兵殺來，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，兩下夾攻。張南馮習奮力衝突，不能得脫，死於亂軍之中。

吳班殺出重圍，又遇吳兵追趕，幸得趙雲接着，救回白帝城去了。時有蠻王沙摩柯，匹馬奔走，正逢周泰，戰二十餘合，被泰所殺。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。蜀營一應糧草器械，尺寸不存。蜀將川兵，降者無數。時孫夫人在吳，聞魏亭兵敗，誤傳先主死於軍中，遂驅車至江邊，望西遙哭，投江而死。後人立廟江濱，號曰梟姬祠。

卻說陸遜大獲全功，引得勝之兵，往西追襲。前離夔關不遠，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，一陣殺氣，冲天而起。遂勒馬回顧，衆將曰：『前面必有埋伏。三軍不可輕進。』卽倒退十餘里，於地

勢空闊處，排成陣勢以禦敵軍；卽差哨馬前去探視。回報並無軍屯在此，遜不信，下馬登山望之，殺氣復起。遜再令人仔細探視，哨馬回報，前面並無一人一騎。

遜見日將西沈，殺氣越加，心中猶豫，令心腹人再往探看。報回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，並無人馬。遜大疑，令尋土人問之。須臾有數人到。遜問曰：「何人將亂石作堆？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沖起？」土人曰：「此處地名魚腹浦。諸葛亮入川之時，驅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；自此常常有氣如雲，從內而起。」

陸遜聽罷，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，立馬於山坡之上，但見四面八方，皆有門有戶。遜笑曰：「此乃惑人之術耳，有何益焉！」遂引數騎下山坡來，直入石陣觀看。部將曰：「日暮矣，請都督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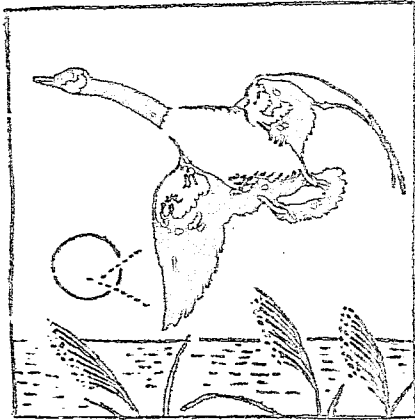
同。』遂方欲出陣，忽然狂風大作。一霎時，飛沙走石，遮天蓋地。但

見怪石嗟峨，枒都似劍橫沙立土，重疊如山；江聲浪湧，有如劍鼓之聲。遂大驚曰：『吾中諸葛之計也！』急欲回時，無路可出。

正驚疑間，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，笑曰：『將軍欲出此陣乎？』遂曰：『願長者引出。』老人策杖徐徐而行，徑出石陣，並無所礙，送至山坡之上。遂問曰：『長者何人？』老人答曰：『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。昔小婿入川



之時，於此布下石陣，名「八陣圖」。反復八門，按遁甲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每日每時，變化無端，可比十萬精兵。臨去之時，曾吩咐老夫道：「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，莫要引他出來。」老夫適於山巖之上，見將軍從死門而入，料想不識此陣，必爲所迷。老夫平生好善，不忍將軍陷沒於此，故特從生門引出也。」遜慌忙下馬拜謝，回寨歎曰：「孔明真「臥龍」也！吾不能及！」於是下令班師。



57.67
19.3
38